

徐長老死了，趙錢孫死了，鐵面判官單正死了，華山的譚公譚要死了，天台山的智光大師死了，世上就只我和那個帶頭大師自己，才知道此人是誰，「蕭峯心跳加劇，道：「不錯，最後是我蕭峯向你求懇，請你將此人的姓名告知，」馬夫人道：「我命令頃刻。你又有什麼好處給我？」

蕭峯道：「喬某但教力所能及，夫人有何吩咐，無不遵。」馬夫人微微笑道：「我還想什麼？蕭峯，在頃刻。你又有什麼好處給我？」

蕭峯道：「喬某但教力所能及，夫人有何吩咐，無不遵。」馬夫人微微笑道：「我還想什麼？蕭峯只得恨你不屑細細看我，以致釀成這種種禍事，你要我告知那帶頭大師的名字，那也不難，你將我抱在懷裏，好好地看我半天！」蕭峯有頭微蹙，心中實是老大的不願，但世上確是只有她一個人才知這個大秘密，自己的血海深仇，都着落在她口唇中吐出來的幾個字，別說此事並不十分爲難，就算真做，她繫一線，隨時均能斷氣，威逼利誘，全無用處。

喬峯心想：「倘若我執意不允，馬夫人一口氣轉不過來，那麼我的殺父母大仇人到底是誰，從此再也不會是爲難尷尬之極的事，也只有勉強照做，她繫一線，隨時均能斷氣，威逼利誘，全無用處。

這些無知小兒的言語，正是阿紫的聲音，蕭峯聞心無愧，於

朋友的婦婦，「馬夫人道：「嘿，嘿，你規矩守禮，怎麼又將我抱在懷裏？」便在此時，只聽得窗外有人撲赤

臉！害死了我姊姊，又來抱住了我爹爹的外室親姐，你害不害羞？」

蕭峯是個守禮君子，豈可戲侮，一笑，說道：「喬峯，你這人好不好，可奈何了，馬夫人道：「你要是不討厭我，那就親親我的臉，」蕭峯正色道：「萬萬不可，你是我大元兄弟的

已十分勉強，看着她這副神情，不由得皺起了眉頭，馬夫人怒道：「怎樣？」你看着我很討厭嗎？」蕭峯只得

道：「不是！」這兩個字實是他的違心之論，平時他就算遇到天大的危難

，也不肯心口不一，此刻却實在是無

法，這時馬夫人滿臉血污，又混着泥

土灰塵，加之這一晚她飽受折磨，她看上幾眼，又有何妨？」於是便道

：「好，我答允你就是，」雙膝將她抱在懷中，雙目炯炯，凝視着她的臉

頰，這時馬夫人滿臉血污，又混着泥

土灰塵，加之這一晚她飽受折磨，她看上幾眼，又有何妨？」於是便道

：「好，我答允你就是，」雙膝將她

抱在懷中，雙目炯炯，凝視着她的臉

頰，這時馬夫人滿臉血污，又混着泥

土灰塵，加之這一晚她飽受折磨，她看上幾眼，又有何妨？」於是便道

：「好，我答允你就是，」雙膝將她

抱在懷中，雙目炯炯，凝視着她的臉

頰，這時馬夫人滿臉血污，又混着泥



天龍八部

金庸著

第六三回

壞了大事

(七五〇)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

錢